四庫全書

子部

欽定四庫全書

子部

容齋五筆卷四

五

詳校官中書臣羅錦森

員外郎臣牛稔文覆勘

覆校官主事臣李駿

校對官中書臣朱炘

謄錄貢生臣陳昌敬

容齋五筆卷四九則

宋　洪邁　撰

作詩旨意

詩三百篇中其譽婦人者至多如叙宗姻之貴者若平王之孫齊侯之子汾王之甥蹶父之子齊侯之子衛侯之妻東宫之妹邢侯之姨譚公維私夸服飾之盛者若副笄六珈如山如河玉之瑱也象之揥也贊容色之美者若唐棣之華華如桃李鬒髮如雲手如柔荑膚如凝

脂領如蝤蠐齒如瓠犀螓首蛾眉巧笑倩兮美目盼兮顏如舜華洵美且都語嫁聘之侈者若百兩彭彭八鸞鏘鏘不顯其光諸娣從之祁祁如雲爛其盈門其詞可謂盡善矣魏晉六朝流連光景不可勝述唐人播之歌詩固亦極摯若態濃意遠淑且真肌理細膩骨肉勻繡羅衣裳照暮春蹙金孔雀銀麒麟翠微㔩葉垂鬢唇珠壓腰衱穩稱身深宮高樓入紫清金作蛟龍盤繡楹佳人當窗弄白日絃將手語彈鳴箏回眸一笑百媚生六

宮粉黛無顏色後宮佳麗三千人三千寵愛在一身金屋粧成嬌侍夜玉樓宴罷醉和春樓上樓前盡珠翠眩轉熒煌照天地此皆李杜元白之麗句也余獨愛朱慶餘閨意一絶句上張籍水部者曰洞房昨夜停紅燭待曉堂前拜舅姑粧罷低聲問夫壻畫眉深淺入時無細味此章元不談量女之容貌而其華艶韶好體態溫柔風流醖藉非第一人不足當也歐陽公所謂狀難寫之景如在目前含不盡之意見於言外然後為工斯之謂

也慶餘名可久以字行登寶歴進士第而官不逹著録於藝文志者只一卷予家有之他不逮此張籍酬其篇云越女新粧出鏡心自知明艶更沉吟齊紈未是人間貴一曲菱歌直萬金其愛之重之可見矣然比之慶餘殊為不及

平王之孫

周南召南之詩合為二十有五篇自漢以來為之説者必系之文武成康故不無牴牾如何彼穠矣乃美王姬

之詩其詞有平王之孫齊侯之子兩句翻覆再言之毛公箋云武王女文王孫適齊侯之子鄭氏不立說考其意蓋以平王為平正之王齊侯為齊一之侯若所謂武王載旆成王之孚成王不敢康非指武與成者然證諸春秋經魯莊公元年當周莊王之四年齊襄公之五年書曰單伯送王姬繼之以築王姬之館于外又繼之以王姬歸于齊杜預注云王將嫁女于齊命魯為主莊公在諒闇慮齊侯當親迎不忍便以禮接于廟故築舍於

外未書歸于齊者終此一事也十一年又書王姬歸于齊傳言齊侯來逆共姬乃威公也莊王為平王之孫則所嫁王姬當是姊妹齊侯之子即襄公威公也二者必居一于此矣明白如是而以為武王女文王孫於義何取

毛詩語助

毛詩所用語助之字以為句絶者若之乎焉也者云矣爾兮哉至今作文者皆然他如只且忌止思而何斯旃

其之類後所罕用只字如毋也天只不諒人只且字如椒聊且遠條且狂童之狂也且既亟只且忌字如叔善射忌又良御忌止字如齊子歸止曷又懷止女心傷止思字如不可求思爾羊來思今我來思而字如俟我於著乎而充耳以素乎而何字如如此良人何如此粲者何斯字如恩斯勤斯鬻子之閔斯彼何人斯旃字如舍旃舍旃其字音基如夜如何其子曰何其皆是也忌惟見於鄭詩而惟見於齊詩楚詞大招一篇全用只字太

玄經其人有輯抗可與過其至於此字獨招魂用之耳

東坡文章不可學

東坡作蓋公堂記云始吾居鄉有病寒而欬者問諸醫醫以為蠱不治且殺人取其百金而治之飲以蠱藥攻伐其腎腸燒灼其體膚禁切其飲食之美者朞月而百疾作内熱惡寒而欬不已纍然眞蠱者也又求於醫醫以為熱授之以寒藥旦夕吐之莫夜下之於是始不能食懼而反之則鍾乳烏喙雜然並進而漂疽癰疥眩瞀

之狀無所不至三易醫而病愈甚里老父教之曰是醫之罪藥之過也子何疾之有人之生也以氣為主食為輔今子終日藥不釋口息味亂於外而百毒戰於内勞其主隔其輔是以病也子退而休之謝醫却藥而進所嗜氣全而食美矣則夫藥之良者可以一飲而效從之朞月而病良已昔之為國者亦然吾觀夫秦自孝公以來至於始皇立法更制以鑴磨鍜鍊其民可謂極矣蕭何曹參親見其斵喪之禍而收其民於百戰之餘知其

厭苦憔悴無聊而不可與有為也是以一切與之休息而天下安是時熙寧中公在袞州為此說者以諷王安石新法也其議論病之三易與秦漢之所以興亡治亂不過三百言而盡之張文潛作藥戒僅千言云張子病痞積於中者伏而不能下自外至者捍而不能納從醫而問之曰非下之不可歸而飲其藥既飲而暴下不終日而向之伏者散而無餘向之捍者柔而不支焦膈導達呼吸開利快然若未始有疾者不數日痞復作投以

故藥其快然也亦如初自是逾月而痞五作五下每下輒愈然張子之氣一語而三引體不勞而汗股不步而慄膚革無所耗於外而其中薾然莫知其所來聞楚之南有良醫焉往而問之醫歎曰子無嘆是薾然者也天下之理其甚快於予心者其末必有傷求無傷於終者則初無望於快吾心痞横於胷中其累大矣擊而去之不須臾而除甚大之累和平之物不能為也必將擊搏震撓而後可其功未成而和氣已病則子之痞凡一快

者子之和一傷矣不終月而快者五則和平之氣不旣索乎且將去子之痞而無害於和乎子歸燕居三月而後予之藥可爲也張子歸三月而復請之醫曰子之氣少全矣取藥而授之曰服之三月而疾少平又三月而少康終年而復常且飲藥不得亟進張子歸而行其説其初使人滯然遲之蓋三投其藥而三反之也然日不見其所攻久較則月異而時不同蓋終歲而疾平張子謁醫謝而問其故醫曰是治國之説也獨不見秦之治

民乎勅之以命捍而不聽令勸之以事放而不畏法令之不聽治之不變則秦之民嘗痞矣商君見其痞也厲以刑法威以斬伐痛剗而力鋤之流蕩四達無敢或拒痞嘗一快矣至於二世凡幾痞而幾快矣積快而不已而秦之四支枵然徒有其物而已民心日離而君孤立于上故匹夫大呼不終日而百疾皆起欲運其手足肩膂而漠然不我應故秦之亡者是好為快者之過也昔者先王之民初亦嘗痞矣先王不敢求快於吾心陰解

其亂而除去其滯使之悠然自趨於平安而不自知於是政成教達悠久而無後患則余之藥終年而愈疾者蓋無足怪也予觀文潛之說盡祖蘇公之緒論而千言之煩不若三百言之簡也故詳書之俾作文立說者知所矜式竊料蘇公之記文潛必未之見是以著此篇若既見之當不復屋下架屋也

韓文稱名

歐陽公作文多自稱予雖說君上處亦然三筆嘗論之

矣歐公取法於韓公而韓不然滕王閣記表公先廟為尊者所作謙而稱名宜也至於徐泗掌書記壁記科斗書後記李虛中墓誌之類皆曰愈可見其謙以下人後之為文者所應取法也

棘寺棘卿

今人稱大理為棘寺卿為棘卿丞為棘丞此出周禮秋官朝士掌建邦外朝之法左九棘孤卿大夫位焉右九棘公侯伯子男位焉鄭氏注云植棘以為位者取其赤

心而外刺也棘與棗同棘之字兩朿相並棗之字兩朿相承此所言者今之棗也然孤卿大夫皆同之則難以獨指大理王制云正以獄成告于大司寇大司寇聽之棘木之下料後人藉此而言鄭注亦只引前說此但謂其入朝立治之處若以指刑部尚書亦可也易坎卦係用徽纆寘于叢棘以居險阻囚執為詞其義自別

晉代遺文

故篋中得舊書一帙題為晉代名臣文集凡十四家所

載多不能全真太山一毫芒耳有張敏者太原人仕歷平南參軍太子舍人濟北長史其一篇曰頭責子羽文極為尖新古來文士皆無此作恐藝文類聚文苑英華或有之惜其泯沒不傳謾採之以遺博雅君子其序云太原温長仁頴川荀景伯范陽張茂先士卿劉先生南陽鄒潤甫河南鄭思淵余友有秦生者雖有姊夫之尊少而狎之同時昵好張荀之徒數年之中繼踵登朝而此賢身處陋巷屢沽而無善價抗志自若終不衰墮為

之慨然又怪諸賢既已在位曾無伐木嚶鳴之聲又違王貢彈冠之義故因秦生容貌之盛為頭責之文以戲之并以嘲六子焉雖似諧謔實有興也文曰維泰始元年頭責子羽曰吾託為子頭萬有餘日矣大塊禀我以精造我以形我為子顋髮膚置鼻耳安眉額插牙齒眸子橋光雙權隆起每至出入人間遨遊市里行者辟易坐者竦踧或稱君侯或言將軍捧手傾側佇立崎嶇如此者故我形之足偉也子冠冕弗戴金銀弗佩艾以當

笄惱以代帶百味弗嘗食粟茹菽歲暮年過曾不自悔子猒我形容我賤子意態若此者必子行已累也子遇我如讎我視子如仇居常不樂兩者俱憂何其鄙哉子欲為仁賢耶則當如咎陶后稷巫咸伊陟保乂王家永見封殖子欲為名高耶則當如許由子臧卞隨務光洗耳逃禄千載流芳子欲為游說也則當如陳軫蒯通陸生鄧公轉禍為福含辭從容子欲為進趨耶則當如賈生之求試終軍之請使砥礪鋒頴以幹王事子欲為恬

淡耶則當如老聃之守一莊周之自逸漠然離俗志凌雲曰子欲為隱遯耶則當如榮期之帶索漁父之滄潛棲遲神岳垂餌巨壑此一介之人所以顯身成名者也今子上不睎道德中不效儒墨塊然窮賤守此愚惑察子之情觀子之志退不為處士進無望三事而徒玩日勞形習為常人之所喜不亦過乎子羽愀然深念而對曰凡所教敕謹聞命矣受性拘係不閑禮義誤以天幸為子所寄今子欲使吾為忠耶當如包胥屈平欲使吾

為信耶則當殺身以成名欲使吾為節耶則當赴水火
以全貞此四者人之所忌故吾不敢造意頭曰子所謂
天刑地網剛德之尤不登山抱木則褰裳赴流吾欲告
爾以養性誨爾以優游而與蟣虱同情不聽我謀悲哉
俱御人體而獨為子頭且儗人其倫喻子儕偶曾不如
太原溫顒潁川荀寓范陽張華士卿劉許南陽鄒湛河
南鄭詡此數子者或謇吃無宮商或尪陋希言語或淹
伊多姿態或讙譁少智諝或口如含膠飴或頭如巾虀

杵而猶以文采可觀意思詳序攀龍附鳳並登天府夫
舐痔得車沉淵竊珠豈若夫子徒令唇舌腐爛手足沾
濡哉居有事之世而耻為權謀譬猶鑿地抱甕難以求
富嗟乎子羽何異牢檻之熊深穽之虎石間餓蟹竈中
之鼠事雖多而見工甚少宜其卷局煎蹙至老無所睎
也支離其形者猶能不困命也夫與子同處其文九百
餘言頗有東方朔客難劉孝標絶交論之體集仙傳所
載神女成公智瓊傳見於太平廣記盖畝之作也郤湛

姓名因年叔子而傅而字曰潤甫則見於此

漢武帝田蚡公孫弘

尚論古人者如漢史所書於武帝則譏其好大喜功窮奢極侈置生民於塗炭於田蚡則詆其負貴驕溢以肺腑為相殺竇嬰灌夫於公孫弘則云性意忌外寛内深飾詐釣名不為賢大夫所稱述然以予考之三君臣者實有大功於名教自秦始皇焚書坑儒六學散鈌高帝初興未遑庠序之事孝惠高后時公卿皆武力功臣孝

文好刑名孝景不任儒至於武帝田蚡為丞相黜黃老刑名百家之言延文學儒者以百數帝詳延天下多聞之士咸登諸朝令禮官勸學講議洽聞舉遺興禮以為天下先而公孫弘以治春秋為丞相天下學士靡然鄉風弘為學官悼道之鬱滯始請為博士官置弟子郡國有秀才異等輒以名聞請著為令而詩書易禮之學彬彬並興使唐虞三代以來稽古禮文之士得以不廢今之所以識聖人至道之要者實本於此史稱其罷黜百

家表章六經號令文章煥焉可述葢巳不能盡其美然則武帝奢暴固貽患於一時蚡弘之為人得罪於公論而所以扶持聖教者乃萬世之功也平帝元始詔書尚能稱弘之率下篤俗但不及此云

近世文物之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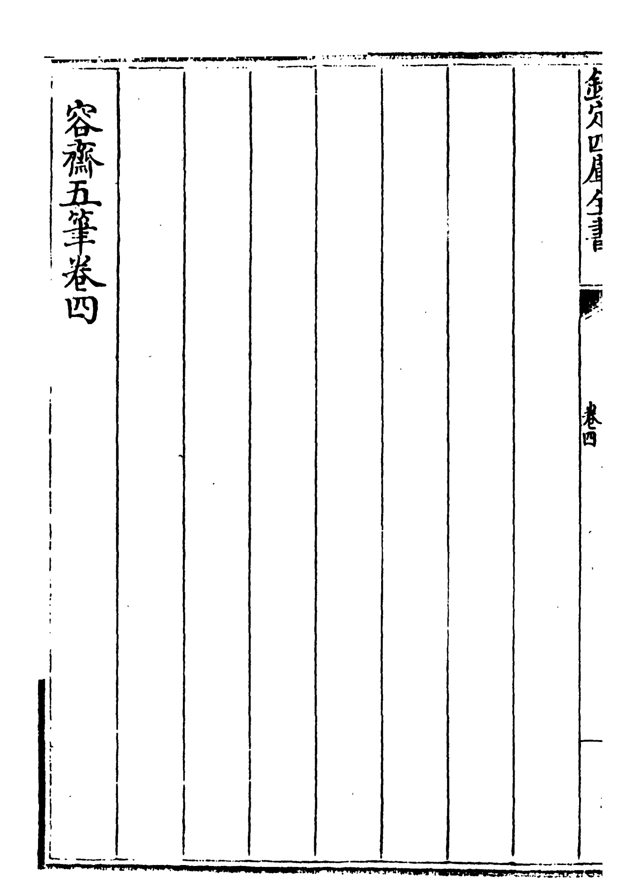
國家南渡以來典章文物多不與承平類姑以予所親見者言之葢月異而歲不同今郎紀從官立班隨駕省試官入院政府呼名百官騶從朝報簡削數項以示子

婭侍從常朝紹興中分立於垂拱殿隔門上南北相向以俟追班乾道中猶然暨淳熙則引於殿門上東西對立車駕出常朝文臣自宰相至二史武臣自宗王使相至觀察使以雜壓次序行焉孝宗在普安邸官撿校少保節度使每出必處正尚書之後而乾道以來兩班分而為二唯使相不然故開府儀同三司皆與執政官聯行而居其上紹興十二年壬戌子寓南山淨慈待詞科試見省試官聯騎公服戴帽不加披衫每一員以親事

官一人執敕黄行前是時知舉參詳點撿官合三十一員最後一中官宣押者入下天竺貢院及三十年庚辰予以吏部郎充參詳官既入内受勑則各各乘馬不同時而赴院至淳熈十四年丁未忝司貢舉則了與昔異三三兩兩自為遲速其乘轎者十人而九矣宰府呼召之禮始時庶僚皆然已而卿監郎官及史局玉牒所緣提舉官屬之故一切得免逮乾道以後宰相益自卑於是館職亦免迄于淳熈則凡職事官悉罷此制朝士騶

從至少各得雇募若干㪽步軍司名籍而幫錢米於左藏率就雇游手冗卒兩分可供一名如假借於近郡者給其半初猶破省馬并一馭者後不復有馬若乘轎僅能充負荷而已今日以益增雖下列亦占十餘輩進奏院報狀必載外郡謝上或監司到任表與夫慶賀表章一篇凡朝廷除郡守先則除目但云某人差知某州替某人及録黄下吏部則前銜後擬云某官姓名宜差知某州軍州兼管内勸農營田事替某人到任成或權知權發遣

資闕或云年滿仍借紫借緋候回日却依舊服色外官求休致則云某州申某官姓名為病乞致仕或兩人三人後云某時已降勑命各守本官致仕今不復行但小報批下或禁小報則無由可知此必一宰相以死為諱者故去之外官表章間有一二欲士大夫見之者須以屬東省乃可郡守更不報細銜禮文簡脫一至於此



容齋五筆卷四

容齋五筆卷五 十五則

宋 洪邁 撰

庾公之斯

孟子逄蒙學射於羿盡羿之道思天下惟羿為愈已於是殺羿孟子曰是亦羿有罪焉公明儀曰疑若無罪焉曰薄乎云爾惡得無罪此一段既畢而繼之曰鄭人使子濯孺子侵衛衛使庾公之斯追之子濯孺子曰今日我疾作不可以執弓吾死矣夫問其僕曰追我者誰也

其僕曰庾公之斯也曰吾生矣其僕曰庾公之斯衛之善射者也夫子曰吾生何謂也曰庾公之斯學射於尹公之他尹公之他學射於我夫尹公之他端人也其取友必端矣庾公之斯至曰夫子何為不執弓曰今日我疾作不可以執弓曰小人學射於尹公之他尹公之他學射於夫子我不忍以夫子之道反害夫子雖然今日之事君事也我不敢廢抽矢扣輪去其金發乘矢而後反孟子書子濯庾公一段幾二百字其旨以謂使羿如

子濯得尹公而教之則必無逢蒙之禍然前段結尾自
常為文者處之必云如子濯孺子施教於尹公之他則
可不然後段之末必當云以是事觀之羿之不善取友
至於殺身其失如此然後文體相屬茲判為兩節若不
關聯而宮商相宣律呂明煥立言之妙是豈步趨模倣
所能彷彿哉人為兒童時便讀此章未必深識其趣故
因表出而極論之左氏傳書衛獻公奔齊云尹公他學
射於庾公差庾公差學射於公孫丁他與差為孫林父

追公公孫丁御公庾公差曰射為背師不射為戮射為禮乎射兩軥而還尹公佗曰子為師我則遠矣乃反之公孫丁授公轡而射之貫佗臂即孟子所引者而名字先後美惡皆不同

萬事不可過

天下萬事不可過豈特此也雖造化陰陽亦然雨澤所以膏潤四海然過則為霖淫陽舒所以發育萬物然過則為燠亢賞以勸善過則為僭刑以懲惡過則為濫仁

之過則為兼愛無父義之過則為為我無君執禮之過反鄰於諂尚信之過至於證父是皆偏而不舉之弊所謂過猶不及者揚子法言云周公以來未有漢公之懿也勤勞則過於阿衡蓋諂王莽也後之議者謂阿衡之事不可過也過則反乃誚莽耳其旨意固然

致仕官上壽

國朝大臣及侍從致仕後多居京師熙寧中范蜀公自翰林學士以本官戶部侍郎致仕同天節乞隨班上壽

許之遂著為令元祐初韓康公以故相判大名府還都
拜司空致仕值太皇太后受册禮畢乞隨班稱賀降詔
免赴皆故事也

桃花笑春風

王荆公集古胡笳詞一章云欲問平安無使來桃花依
舊笑春風後章云春風似舊花仍笑人生豈得長年少
二者貼合如出一手每歎其精工其上句蓋用崔護詩
後一句久不見其所出近讀范文正公靈巖寺一篇云

春風似舊花猶笑以仍為猶乃此也李義山又有絶句云無賴夭桃面平明露井東春風為開了却擬笑春風語意兩極其妙

嚴先生祠堂記

范文正公守桐廬始於釣臺建嚴先生祠堂自為記用屯之初九蠱之上九極論漢光武之大先生之髙纔二百字其歌詞云雲山蒼蒼江水泱泱先生之徳山髙水長既成以示南豐李泰伯泰伯讀之三歎味不已起而

言曰公之文一出必將名世某妄意輙易一字以成盛美公矍然握手叩之答曰雲山江水之語於義甚大於詞甚溥而德字承之乃似趢趚擬換作風字如何公凝坐頷首殆欲下拜張伯玉守河陽作六經閣記先託游士及在職者各為之凡七八本既畢並會於府伯玉一閱之取紙書十四字徧示客曰六經閣諸子史集在焉不書尊經也時曾子固亦預坐驚起摘伏遒頃聞此二事於張子韶不能追憶經閣所在及其文竟就於誰

手後之君子當有知之者矣

大言誤國

隗囂謀畔漢馬援勸止之甚力而其將王元曰今天水全富士馬最强案秦舊迹表裏河山元請以一丸泥爲大王東封函谷關囂反遂决至於父子不得其死元竟降漢隋文帝伐陳大軍臨江都官尚書孔範言於後主曰長江天塹古以爲限隔南北今日彼軍豈能飛渡邪臣每患官卑彼若渡江臣定作太尉公矣或妄言北軍

馬死範曰此是我馬何為而死帝笑以為然故不為深
備已而國亡身竄遠裔唐元宗有克復中原之志及下
南閩意以謂諸國可指麾而定而事力窮薄且無良將
魏岑因侍宴言臣少遊元城好其風物陛下平中原臣
獨乞任魏州元宗許之岑趨墀下拜謝人皆以為佞孟
蜀通奏使王昭遠居常好大言有雜耕渭上之志聞王
師入討對賓客援手言此送死來爾乘此遂北遂定中
原不煩再舉也不兩月蜀亡昭遠為俘此四臣之佞本



為爵祿及一時容悅而已亦可悲哉

宗室覃恩免解

淳熙十三年光堯太上皇帝以聖壽八十肆赦推恩宇宙之內蒙被甚廣太學諸生至于武學皆得免文解一次凡該此恩者千二三百人而宗子在學者不預諸人相率詣宰府且徧謁侍從臺諫各納一劄子敘述大旨其要以為德壽霈渙典普天同慶而玉牒支派辱居膠庠顧不獲與布衣書生等竊譬之世俗尊長生日召會族

姻而本家子孫不享杯酒斷亥外議謂何今厖鴻之澤如此而宗學乃不許厠名於義於禮恐爲未愜是時諸公莫肯出手爲言適以待制侍講内宿適蒙宣引因出其紙以奏仍爲敷陳此輩所云尊長生日會客而本家子弟不得坐譬喻可謂明白孝宗亦笑曰甚是切當有理時所携只是白劄子蒙徑付出施行遂一例免舉其人名字今不復能記憶矣

唐書載韓郴文

宋景文修唐書韓文公傳全載其進學解諫佛骨表潮州謝上表祝鱷魚文皆不甚潤色而但換進學解數字頗不如本意元云招諸生立館下改招字為召既言先生入學則諸生在前招而誨之足矣何召之為障百川而東之改障字為停本言川流橫潰故障之使東若以為停於義甚淺改跋前疐後為躓後韓公本用狼跋詩語非躓也其他以爬羅剔抉為杷羅焚膏油為燒以取敗幾時為其敗吳元濟傳書平淮西碑文千六百六十

字固有他本不同然才减節輙不穩當明年平夏一句
悉芟之平蜀西川减西川字非郊廟祠祀其無用樂减
祠其兩字皇帝以命臣愈臣愈再拜稽首减下臣字殊
害理汝其以節都統討軍以討為諸尤不然討者如左
傳討軍實之義若云諸軍何人不能下此語柳子厚傳
載其文章四篇與蕭俛許孟容書正符鑿㫖賦也孟容
書意象步武全與漢楊惲荅孫會宗書相似正符倣班
孟堅典引而其四者次序或失之至云宗元不得召內

閔悼作賦自儆然其語曰逾再歳之寒暑則謫居日月
未為久難以言不得召也資治通鑑但載梓人及郭橐
駝傳以為其文之有理者其識見取舍非宋景文可比
云

冥靈社首鳳

光堯上仙於梓宫發引前夕合用警場道引鼓吹詞適
在翰苑製撰其六州歌頭内一句云春秋不説楚冥靈
常時進入文字立待報者則貼黄批急速未嘗停滯是

時首尾越三日又入奏趣請付出太常吏欲習熟歌唱守院門伺候適有表弟沈日新在軍將橋客邸一士人乃上庠舊識忽問楚宮靈出處沈亦不能知來叩予因以莊子語告之急走報此士大喜初孝宗以付巨璫霍汝弼使釋其意此士霍客也故宛轉費日如此又面奉旨令代作挽詞五章其四云昆湖龍去遠杜首鳳來遲當時不敢宣泄而帶御器械謝純孝密以為問乃為舉王子年拾遺記蓋周成王事也禁苑文書周悉乃爾

左傳州郡

左傳魯哀公二年晉趙鞅與鄭戰誓衆曰克敵者上大夫受縣下大夫受郡士田十萬注云周書作雒篇千里百縣縣有四郡然則郡乃隸縣而歷代地里郡國志未之或書又傳所載地名從州者凡五魯宣公會齊于平州以定其位注云齊地在泰山牟縣西見於正經它如允姓之戎居于瓜州注今燉煌也楚莊王滅陳復封之鄉取一人焉以歸謂之夏州齊子尾使閭邱嬰伐我陽

州注魯地後四十年又書魯侵齊門于陽州注攻其門也莒越生子將待事而名之陽州之役獲焉名之曰陽州是齊魯皆有此地也衛莊公登城以望見戎州曰我姬姓也何戎之有焉以上唯戎州之名至今

貧富習常

少時見前輩一說云富人有子不自乳而使人棄其子而乳之貧人有子不得自乳而棄之以乳他人之子富人懶行而使人肩輿貧人不得自行而又肩輿人是皆

習以為常而不察之也天下事習以為常而不察者推此亦多矣而人不以為異悲夫甚愛其論後乃得之於晁以道客語中故謹書之益廣其傳

唐用宰相

唐世用宰相不以序其得之若甚易然固有出入大僚歷諸曹尚書御史大夫領方鎮入為僕射東宮師傅而不得相者若顏真卿王起楊於陵馬揔盧鈞韓皐柳公綽公權盧知猷是也如人主所欲用不過侍郎給事中

下至郎中博士者才居位即禮絶百僚諫官御史聽命之不暇顧何敢抨彈其失與國朝異矣其先在職者仍許引其同列若姚元崇之引宋璟蕭嵩之引韓休李林甫引牛仙容陳希烈楊國忠引韋見素盧杞引關播李泌引董晉竇參李吉甫引裴垍李德裕引李回皆然

史記簡妙處

太史公書不待稱說若云褒贊其高古簡妙處殆是摹寫星日之光輝多見其不知量也然予每展讀至魏世

家蘇秦平原君魯仲連傳未嘗不驚呼擊節不自知其所以然魏公子無忌與王論韓事曰韓必德魏愛魏重魏畏魏韓必不敢反魏十餘語之間五用魏字蘇秦説趙肅侯曰擇交而得則民安擇交而不得則民終身不安齊晉為兩敵而民不得安倚秦攻齊而民不得安倚齊攻秦而民不得安平原君使楚客毛遂願行君曰先生處勝之門下幾年於此矣曰三年於此矣君曰先生處勝之門下三年於此矣左右未有所稱誦勝未有所

聞是先生無所有也先生不能先生留遂力請行面折
楚王再言吾君在前叱者何也至左手持盤血而右手
招十九人於堂下其英姿雄風千載而下尚可想見使
人畏而仰之卒定從而歸至於趙平原君曰勝不敢復
相士勝相士多者千人少者百數今乃於毛先生而失
之毛先生一至楚而使趙重於九鼎大呂毛先生以三
寸之舌强於百萬之師勝不敢復相士秦圍趙魯仲連
見平原君曰事將奈何君曰勝也何敢言事魏客辛垣

衍令趙帝秦今其人在是勝也何敢言事仲連曰吾始以君為天下之賢公子也吾今然後知君非天下之賢公子也客安在平原往見衍曰東國有魯仲連先生者勝請為紹介交之於將軍衍曰吾聞魯仲連先生齊國之高士也衍人臣也使事有職吾不願見魯仲連先生及見衍衍曰吾視居此圍城之中者皆有求於平原君者也今吾觀先生之玉貌非有求於平原君者也又曰始以先生為庸人吾乃今日知先生為天下之士也是

三者重沓熟復如駿馬下注千丈坡其文勢正爾風行於上而水波真天下之至文也

玉津園喜晴詩

淳熙十二年三月二十六日車駕宿戒幸玉津園命下大雨有旨許從駕官帶雨具將曉有晴意已而天宇豁然至晚歸邁進一詩歌詠其實云五更猶自雨如麻無限都人仰翠華翻手作雲方悵望舉頭見日共驚嗟天公的有施生妙帝力堪同造物誇上苑春光無盡藏可

須鶡鼓更催花四月四日扈從詣景靈宫朝獻於幕次賜和篇聖製云比幸玉津園縱觀春事適霽色可喜御有詩來上因俯同其韻春郊柔緑遍桑麻小駐芳園覽物華應信吾心非暇逸頓回晴意絶咨嗟每思富庶將同樂敢務游畋漫自誇不似華清當日事五家車騎爛如花後二日兵部尚書宇文价内引上舉似此詩曰洪待制用雨如麻字偶思得桑麻可押又其末句用鶡鼓催花事故以華清車騎答之价拱手稱贊明日以相

告云

虢巨賀蘭

天下國家不幸而有四郊之警為人臣者當隨其事力悉心盡忠以致尺寸之效苟為叨竊祿位視如秦越一切唯己私之是徇雖千百載後覩其事者猶使人怒髪衝冠也唐天寶祿山之亂可謂極矣虢王巨為河南節度使賀蘭進明繼之擁數道之兵臨要害之地尊為征鎮有民有財而汗漫自恣疾非徒無益而反敗之巨在彭

城張廵在雍邱以將士有功遣使詣巨請空名告身及
賜物巨惟與折衝果毅告身三十通不與賜物廵竟不
能立徙於睢陽先是太守許遠積糧六萬石巨以其半
給濮陽濟陰遠固争不得二郡得糧遂以城叛而睢陽
食盡顔魯公起兵平原合衆十萬既成魏郡堂邑之功
矣是時進明為北海太守亦起兵公以書召之并力進
明度河公每事咨之軍權始移遂取舍任意以得招討
後詣行在因譖房琯自嶺南而易河南張廵受圍困棘

遣南霽雲告急於其所治臨淮相去三百里棄而不救平原睢陽失守實二人之故一時議者皆不以為言使之連据高位顯為佚罰曾不十年巨斤刺遂州為段子璋所殺進明坐第五琦黨自御史大夫竄謫以死天網恢恢䟽而不漏

容齋五筆卷五

欽定四庫全書

子部

容齋五筆卷六七

詳校官中書臣羅錦森

員外郎臣牛稔文覆勘

覆校官主事臣李　駿

校對官中書臣朱　炘

謄録貢生臣潘　璣

容齋五筆卷六十二則

鄱陽七談

宋 洪邁 撰

鄱陽素無圖經地志元祐六年餘干進士都頡始作七談一篇叙土風人物云張仁有篇徐濯有說顧雍有論王德璉有記而未有形於詩賦之流者因作七談其起事則命以建端先生其止語則以畢意子其一章言澹浦彭蠡山川之險勝番君之靈傑其二章言濵湖蒲魚

之利膏腴七萬頃柔桑蠶繭之盛其三章言林麓木植之饒水草蔬果之衍魚鼈禽畜之富其四章言銅冶鑄錢陶埴爲甈其五章言宫寺游觀王遥仙壇吴氏澗泉叔倫戴𨼆其六章言鄱江之水其七章言堯山之民有陶唐之遺風凡三千餘字自謂八年而成比之太冲十稔平子十年爲無慊予偶於故簏中得之惜其不傳於世故表著於此其所引張徐王顧所著今不復存更爲可恨也

經解之名

晉唐至今諸儒訓釋六經否則自立佳名蓋各以百數其書曰傳曰解曰章句而已若戰國迨漢則其名簡雅一曰故故者通其指義也書有夏侯解故詩有魯故后氏故韓故也毛詩故訓傳顏師古謂流俗改故訓傳為詁字失真耳小學有杜林蒼頡故二曰微謂釋其微指如春秋有左氏微鐸氏微張氏微虞卿微傳三曰通如洼丹易通論名為洼君通班固白虎通應劭風俗通唐

劉知幾史通韓滉春秋通凡此諸書唯白虎通風俗通僅有耳又如鄭康成作毛詩箋申明傳義他書無用此字者論語之學但曰齊論魯論張侯論後來皆不然也

卜筮不敬

古者龜為卜筴為筮皆興神物以前民用其用之至嚴其奉之至敬其求之至悉其應之至精齋戒乃請問不相襲故史祝所言其驗若答周史筮陳敬仲知其八世之後莫之與京將必代齊有國史蘇占晉伯姬之嫁而

及於為嬴敗姬惠懷之亂至邃至瀆通於神明後世浸以不然今而愈甚至以飲食猥雜之際呼日者偶坐使之占卜往往不加冠裳一問四五而責其術之不信豈有是理哉善乎班孟堅之論曰君子將有為也將有行也問焉而以言其受命也如響及至衰世懈於齋戒而屢煩卜筮神明不應故筮瀆不告易以為忌龜厭不告詩以為刺謂周易之蒙卦曰初筮告再三瀆瀆則不告詩小旻之章云我龜既厭不我告猶言卜問煩數狎嫚

於龜龜靈厭之不告以道也漢世尚爾況在於今未嘗頃刻盡敬而一歸咎於淫巫瞽史其可乎哉

糖霜譜

糖霜之名唐以前無所見自古食蔗者始為蔗漿宋玉招魂所謂胹鼈炰羔有柘漿是也其後為蔗餳孫亮使黄門就中藏吏取交州獻甘蔗餳是也後又為石蜜南中八郡志云笮甘蔗汁曝成飴謂之石蜜本草亦云煉糖和乳為石蜜是也後又為蔗酒唐赤土國用甘蔗作

酒雜以紫瓜根是也唐太宗遣使至摩揭陁國取熬糖法即詔揚州上諸蔗榨瀋如其劑色味愈於西域遠甚然只是今之沙糖蔗之技盡於此不言作霜然則糖霜非古也歷世詩人摹奇寫異亦無一章一句言之惟東坡公過金山寺作詩送遂寧僧圓寶云涪江與中泠共此一味水氷盤薦琥珀何似糖霜美黃魯直在戎州作頌答梓州雍熙長老寄糖霜云遠寄蔗霜知有味勝於崔子水晶鹽正宗掃地從誰說我舌猶能及鼻尖則遂

寧糖霜見於文字者實始二公甘蔗所在皆植獨福唐四明番禺廣漢遂寧有糖氷而遂寧為冠四郡所產甚微而顆碎色淺味薄纔比遂之最下者亦皆起於近世唐大歴中有鄒和尚者始來小溪之繖山教民黄氏以造霜之法繖山在縣北二十里山前後為蔗田者十之四糖霜戸十之三蔗有四色曰杜蔗曰西蔗曰艻蔗本草所謂荻蔗也曰紅蔗本草崑崙蔗也紅蔗止堪生噉艻蔗可作沙糖西蔗可作霜色淺土人不甚貴杜蔗紫

嫩味極厚專用作霜凡蔗最困地力今年為蔗田者明年改種五穀以息之霜戶器用曰蔗削曰蔗鐮曰蔗凳曰蔗碾曰榨斗曰榨牀曰漆甕各有制度凡霜一甕中品色亦自不同堆疊如假山者為上團枝次之甕鑑次之小顆塊次之沙脚為下紫為上深琥珀次之淺黃又次之淺白為下宣和初王黼創應奉司遂寧常貢外歲別進數千斤是時所產益奇牆壁或方寸應奉司罷乃不再見當時因之大擾敗本業者居半久而未復遂寧

王灼作糖霜譜七篇具載其說予採取之以廣聞見

李彦仙守陜

靖康末年之亂忠義之士死於守城而得書史傳者如汾州之張克戩隆德之張確懷之霍安國代之史抗建寧寨之楊震振武之朱昭是已惟建炎以來士之得其死者蓋不少茲讀王灼所作李彦仙傳雖嘗具表上進然慮實録正史未曾采用謹誌於此彦仙字少嚴本名孝忠其先寧州人也後徙於鞏幼有大志喜談兵習騎

射所歷山川形勢必識之尚氣謹然諾非豪俠不交金人南侵郡縣募勤王軍彥仙散家貲得三千人入援京師敵圍太原李綱為宣撫使彥仙上書切詆有司逮捕急乃易今名棄官亡命熕之復從种師中師中敗死仙走陜州守將李彌大問北事條對詳復使扼殽澠間金人再圍汴陜西范致虛總六路兵進援仙請曰殽澠險隘難於並軍前却即衆潰矣宜分道並進伺空以出且留半軍於陜為善後計致虛曰如子言乃逗撓也仙曰

兵輕而分正可速達不從爭益牢致虛怒罷其職既而敗績卒無功建炎元年四月金人屠陜州經制使王㰈度不能支引部曲去官吏逃逸仙為石壕尉獨如平時歸者襁屬即從老穉入土花岩三觜石柱大通諸山拔武銳者分主之自營三觜諭衆曰敵實易與今得地利若輩堅守足矣少日敵復据陜分軍來攻有健酋升前早嫚罵仙單騎衝擊挾之以歸始料衆正部伍敵數萬圍三觜仙邀戰伏精兵後崦掩殺萬計奪馬三百敵解

去京洛間多爭附者勢益雄張未閲月破敵五十餘壁初敵再入陜官其土人俾招復業者人給符别之仙陰縱麾下往約日内應二年三月引兵直州南城中火起敵方備南壁而水軍自新店夜順流薄城東北蒙泉坡龍堂溝以入表裏夾攻僵尸相藉遂復陜始河東之人倡義拒敵仙約胡夜义者為助假以沿河提舉意不滿叛趨南原仙誘致殺之奪五千衆邵隆邵雲本其黨欲為復讎仙因容鐫説遂來歸乘勝渡河柵中條諸山浦

解至太原皆響動乃分遣隆雲等取安邑虞鄉芮城正平解皆下之蒲幾拔會援至不克以功遷閤門宣贊舍人就畀陜兼安撫司公事悉表所俘酋長護送行在上咨歎賜袍帶槍劒許直達奏事便宜處決時關以東獨陜在益增陴疏塹蒐軍繕鎧廣屯田訓農耕作家素留挈盡取至官曰吾父母妻子同城存亡矣聞者感悅各有固志十二月金帥烏嚕徹拔圍陜仙背城鏖鬭七日敵傷甚跳奔三年羅索貝勒自絳移屯蒲解諜知之設

伏於諸谷鼓噪横突俘馘十八羅索僅以身免制置使王庶檄使輕軍犄角次虞鄉敵以萬甲逆石鍾谷口終日戰斬級二千遷武功大夫寧州觀察使河觧同耀制置使時河東土豪容附期王師來爲應仙益治軍欲請於朝乞詔陝西諸路各助步騎二萬會張浚經畧處置川陜弗之許十二月羅索衆十萬復圍陜仙夜使人隧地焚其攻具營部囂亂縱兵乘之敵稍退四年正月益生兵傅壘晝夜進攻鵝車天橋火車衝車叢進仙隨機

拒敵又為金汁礮火藥所及糜爛無遺而圍不解日憑
堞須外援浚為遣軍敵先阻雍不得進則令涇原曲端
出鄜坊繞敵後端素嫉仙聲績逾己幸其敗詭託不行
丁巳城陷仙挾親軍巷戰矢集身如蝟左臂中刃而殊
戰逾力遂死之并其家遇害先是敵嘗許以河南元帥
及圍合復言如前約當退師仙叱曰吾寧鬼於宋安用
汝富貴為敵惜其才必欲降之城將破先令軍中生致
者予萬金仙平時弊衣同士卒及是雜羣伍中死敵不

能察其為人面少和色有犯令雖親屬不貸諸將敗事或有他過其外屯者輙封筮遣帳下往皆裸就笞不敢出一詞當是時同華長安盡為敵藪陝斗絶一隅初無朝家素定約束中立孤軍日與敵确但誦忠義感勵其衆每拜君賜暨取敵金肯悉均之毛銖不入已以是精兵三萬大小二百戰皆樂為用軍事獨裁決至郡政必問法所底闔境稱治浚承制贈彰武軍節度使建廟商州邵雲者龍門人城破被執羅索欲命以千户長肆詈

不屈乃釘之木架上置解州東門外惡少撫其背涅文戲曰可鞘吾佩刀雲怒偃架仆之後五日磔解之至抉眼摘肝詈不絕口斷乃已初行刑將剸刃雲叱之失刀而斃其忠勇蓋如此

姦雄嫉勝已者

自古姦雄得志包藏禍心窺伺神器其勢必嫉士大夫之勝已者故常持寧我負人無人負我之說若蔡伯喈之值董卓孔文舉禰正平楊德祖之值曹操嵇叔夜阮

嗣宗之値司馬昭師溫太真之値王處仲謝安石孟嘉之値桓溫皆可謂不幸矣伯喈僅僅脫卓手終以之隕命正平轉死於黄祖文舉霍宗德祖被戮叔夜罹東市之害嗣宗沉湎佯狂至爲勸進表以逃大咎太眞以智挫錢鳳而免其危若蹈虎尾唯謝公以高名達識表裏至誠故溫敬之重之不敢萌相窺之意然尚有爲性命忍須臾及晉祚存亡在此一行之虞孟嘉爲人夷曠沖默名冠州里稱盛德人仕於溫府歷征西叅軍從事中

郎長史在朝隤然仗正必不效郗超輩輕與温合然自度終不得善其去故放志酒中如龍山落帽豈爲不自覺哉温至云人不可以無勢我乃能駕馭卿老賊於是見其肺肝矣嘉雖得全於酒幸以考終然纔享年五十一盞酒爲之累也陶淵明實其外孫傷其道悠運促悲夫

俗語放錢

今人出本錢以規利入俗語謂之放債又名生放予攷

之亦有所來漢書谷永傳云至為人起責分利受謝顔師古注曰言富賈有錢假託其名代之為主放與他人以取利息而共分之此放字所起也

漢書多叙谷永

予亡弟景何少時讀書甚精勤晝夜不釋卷不幸有心疾以至夭逝嘗見梁弘夫誦漢書即云惟谷永一人無處不有弘夫驗之於史乃服其説今五十餘年矣漫摭永諸所論建以渫子在原之思薛宣為少府御史大夫

缺永言宣簡在兩府諫大夫劉輔繫獄永同中朝臣上書救之光祿大夫鄭寛中卒永乞以師傅恩加其禮諡陳湯下獄永上疏訟其功鴻嘉河決永言當觀水勢然後順天心而圖之成帝好鬼神方術永言皆妄人惑衆挾左道以欺罔世主宜距絶此類梁王為有司奏禽獸行永上疏諫止勿治淳于長初封下朝臣議永言長當封段會宗復為西域都護永憐其老復遠出手書戒之建昭雨雪燕多死永請皇后就宫令衆妾人人更進建

始星孛營室永言爲後宫懷姙之象彗星加之將有絶繼嗣者永始日食永以易占對言酒亡節之所致次年又食永言民愁怨之所致星隕如雨永言王者失道下將叛去故星叛天而隕以見其象樓護傳言谷子雲之筆札叙傳述其論許班事許皇后傳云上采永所言以答書其載於史者詳複如此本傳云永善言災異前後所上四十餘事葢謂是云

玉堂殿閣

漢谷永對成帝問曰抑損椒房玉堂之盛寵顔師古注椒房皇后所居玉堂嬖幸之舍也按漢書李尋傳久汙玉堂之署注玉堂殿在未央宮翼奉疏曰孝文帝時未央宮又無高門武臺麒麟鳳凰白虎玉堂金華之殿三輔黄圖曰未央宮有殿閣三十二椒房玉堂在其中漢宮閣記云未央宮有玉堂宣室閣又引漢書建章宮南有玉堂壁門三層臺高二十丈玉堂内殿十二門階階皆玉為之又有玉堂神明堂二十六殿然今漢書郊祀

志但云建章宮南有玉堂壁門而無它語晉灼注楊雄解嘲上玉堂之句曰黄圖有大玉堂小玉堂殿而今黄圖無此文國朝太宗淳化中賜翰林玉堂之署四字其後以最下一字犯廟諱故元符中只云玉堂紹興末學士周麟之又乞高宗御書玉堂二字揭於直廬麟之跋語自有所疑已而議者皆謂玉堂乃殿名不得以為臣下直舍當如承明故事請曰玉堂之廬可也今翰林但扁摛文堂三字示不敢居然則其為禁内宫殿明白有

殿有閣有臺谷永以配椒房言之意當日亦嘗為燕游之地師古直以為嬖幸之舍與前注自相舛異大誤矣

漢武帝喜殺人者

漢武帝天資剛嚴閒臣下有殺人者不惟不加之罪更喜而褒稱之李廣以故將軍屏居藍田夜出至亭為霸陵醉尉所辱居無何拜右北平太守請尉與俱至軍而斬之上書自陳謝罪上報曰將軍者國之爪牙也怒形則千里竦威振則萬物伏夫報忿除害朕之所圖於將

軍也若乃危冠徒跣稽顙請罪豈朕之指哉胡建守軍正丞謂未得眞官兼守云也時監軍御史穿北軍壘垣以為賈區建欲誅之當選士馬日御史與護軍諸校列坐堂皁上建趨至拜謁因令走卒曳御史下斬之遂上奏曰案軍法正亡屬將軍將軍有罪以聞二千石以下行法焉丞於用法疑臣謹以斬謂丞屬軍正斬御史於法有疑也制曰三王或誓於軍中欲民先成其慮也或誓於軍門之外欲民先意以待事也或將交刃而誓致民志也建

又何疑馬建縣是顯名觀此二詔豈不開妄殺之路乎

知人之難

霍光事武帝但為奉車都尉出則奉車入侍左右雖以小心謹飭親信初未嘗少見於事也一旦位諸百僚之上使之受遺當國金日磾以胡父不降沒入官養馬上因游宴見馬於造次頃刻間異其為人即日親近其後遂為光副兩人皆能稱上所委然一日用四人若上官桀桑弘羊亦同時輔政幾於欲害霍光苟非昭帝之明

社稷危矣則其知人之哲得失相半為未能盡此雖帝堯之聖而以為難也

館職遷除

建炎南渡稍置館職紹興初始定制除監少丞外以著作郎佐郎秘書郎二員校書正字通十二員為額倣唐瀛洲十八學士之數其遷出它司非郎官即御史唯林之奇以疾王十朋以論事皆徙越府大宗正丞自乾道以後有旨須曾任為縣始得除臺察曾任郡守始得為

郎三館之士固無有歴此者於是朝廷欲越次擢用者乃以為將作軍器少監旋進為監班在郎上則無所不可為欲徑躋清要者則由著作遷秘郎而拜左右二史不然不過兼權省郎年歲間求一郡而去而御史之除皆歸六院矣爾後頗斬其選俟再遷寺監丞簿然後命之向時郡守召用雖自軍壘亦除郎今資淺望輕者但得丞及司直或又再命始入省云

容齋五筆卷六

容齋五筆卷七 十四則

宋 洪邁 撰

盛衰不可常

東坡謂廢興成毁不可得而知予每讀書史追悼古昔未嘗不掩卷而歎伶子于叙趙飛燕傳極道其姊弟一時之盛而終之以荒田野草之悲言盛之不可留衰之不可推正此意也國初時工部尚書楊玢長安舊居多為鄰里侵占子弟欲以狀訴其事玢批紙尾有試上含

元基上望秋風秋草正離離之句方去唐末百年而故宮殿已如此殆於宗周黍離之詠矣慈恩寺塔有荆叔所題一絶句字極小而端勁最為感人其詞曰漢國河山在秦陵草木深暮雲千里色無處不傷心㫖意高遠不知為何人必唐世詩流所作也李嶠汾陰行云富貴榮華能幾時山川滿目淚沾衣不見只今汾水上唯有年年秋燕飛明皇聞之至於泣下杜甫觀畫馬圖云憶昔巡幸新豐宮翠華拂天來向東騰驤磊落三萬匹皆

與此圖筋骨同君不見金粟堆前松柏裏龍媒去盡鳥呼風公孫大娘弟子舞劍器行云先帝侍女八千人公孫劍器初第一五十年間似反掌風塵澒洞昏王室梨園弟子散如烟女樂餘姿映寒日元微之連昌宮詞云兩宮定後六七年却尋家舍行宮前莊園燒盡有枯井行宮門闥樹宛然又云舞榭欹傾基尚在文窗窈窕紗猶綠上皇偏愛臨砌花依然御榻臨堦斜寢殿相連端正樓太真梳洗樓上頭晨光未出簾影黑至今反掛珊

瑚鉤指似旁人因慟哭却出宫門淚相續凡此諸篇不可勝紀飛燕别傳以為伶元所作又有元自叙及宣譚跋語子竊有疑焉不唯其書太媟至云揚雄獨知之雄貧名矯激謝不與交為河東都尉捽辱決曹班躅躅從兄子彪續司馬史記絀子于無所叙皆恐不然而自云成哀之世為淮南相案是時淮南國絶久矣可昭其妄也因序次諸詩聊載於此

唐賦造語相似

唐人作賦多以造語為奇杜牧阿房宫賦云明星熒熒開粧鏡也綠雲擾擾梳曉鬟也渭流漲膩棄脂水也烟斜霧横焚椒蘭也雷霆乍驚宫車過也轆轆遠聽杳不知其所之也其比興引喻如此其侈然楊敬之華山賦又在其前叙述尤壯曰見若咫尺田千畝矣見若環堵城千雉矣見若杯水池百里矣見若蟻垤臺九層矣醯雞往來周東西矣蠛蠓紛紛秦速亡矣蜂窠聯聯起阿房矣俄而復然立建章矣小星奕奕焚咸陽矣纍纍繭

粟祖龍藏矣後又有李庾者賦西都云秦址薪矣漢址蕪矣西去一舍鞠為墟矣代遠時移作新都矣其文與意皆不逮楊杜遠甚高彦休闕史云敬之賦五千字唱在人口賦内之句如上數語杜司徒佑李太尉德裕常所誦念牧之乃佑孫則阿房賦實摹倣楊作也彦休者昭宗時人

張藴古大寶箴

唐太宗初即位直中書省張藴古上大寶箴凡六百餘

言遂擢大理丞新唐史附其姓名於文藝謝偃傳末又不載此文但云諷帝以民畏而未懷其詞挺切而已資治通鑑僅載其略曰聖人受命拯溺亨屯故以一人治天下不以天下奉一人壯九重於内所居不過容膝彼昏不知瑶其臺而瓊其室羅八珍於前所食不過適口惟狂罔念邱其糟而池其酒勿没没而闇勿察察而明雖冕旒蔽目而視於未形雖黈纊塞耳而聽於無聲然此外尚多規正之語如曰惟辟作福為君實難主普天

之下處王公之上任土貢其有求具僚陳其所倡是故恐懼之心日弛邪僻之情轉放豈知事起乎所忽禍生乎無妄大明無私照至公無私親禮以禁其奢樂以防其佚勿謂無知居高聽卑勿謂何害積小就大樂不可極樂極生哀欲不可縱縱欲成災勿內荒於色勿外荒於禽勿貴難得貨勿聽亡國音內荒伐人性外荒蕩人心難得之貨侈亡國之音淫勿謂我尊而慢賢侮士勿謂我智而拒諫矜已安彼反側如春陽秋露巍巍蕩蕩

恢漢高大度撫茲庶事如履薄臨深戰戰栗栗用周文小心一彼此於胸臆捐好惡於心想如衡如石不定物以限物之懸者輕重自見如水如鏡不示物以情物之鑒者妍媸自生勿渾渾而濁勿皎皎而清勿沒沒而闇勿察察而明吾王撥亂戡以智力民懼其威未懷其德我皇撫運扇以淳風民懷其始未保其終使人以心應言以行天下為公一人有慶其文大抵不凡既不為史所書故學者亦罕傳誦蘊古為丞四年以無罪受戮太

宗尋悔之乃有覆奏之旨傳亦不書而以為坐事誅皆失之矣舊唐書全載此箴仍專立傳不知宋景文何為削之也

國初文籍

國初承五季亂離之後所在書籍印板至少宜其焚煬蕩析了無孑遺然太平興國中編次御覽引用一千六百九十種其綱目並載於首卷而雜書古詩賦又不及具録以今考之無傳者十之七八矣則是承平百七十

年翻不若極亂之世姚鉉以大中祥符四年集唐文粹其序有云況今歷代文籍畧無亡逸觀鉉所類文集蓋亦多不存誠為可歎

叙西漢郊祀天地

郊祀合祭分祭之論國朝元豐元祐紹聖中三議之矣莫辯於東坡之立説然其大旨駁當時議臣謂周漢以來皆嘗合祭及謂夏至之日行禮為不便予固贊美之於四筆矣但熟考漢史猶為未盡自高皇帝增秦四時

為五以事天地武帝以來至于元成皆郊見甘泉武帝因幸汾隂始立后土祠於脽上率歲歲間舉之或隔一歲常以正月郊泰畤三月祠后土成帝建始元年初立南北郊亦用正月三月辛日而罷甘泉汾隂之祭元豐祐紹三議皆未嘗及此葢歲夏入廟出郊在漢禮元不然也是時坡公以非議者所起故不暇更為之説似不必深攻合祭為王莽所行庶幾往復考贖不至矛盾當復俟知禮者折衷之焉

騫騫二字義訓

騫騫二字音義訓釋不同以字書正之騫去乾切注云馬腹縶又虧也今列於禮部韻略下平聲二仙中騫虛言切注云飛皃今列於上平聲二十二元中文人相承以騫騰之騫為軒昂掀舉之義非也其字之下從馬馬豈能掀舉哉閔損字子騫雖古聖賢命名制字未必有所拘泥若如虧少之義則涣然矣其下從鳥則於掀飛之訓為得此字殆廢於今故東坡山谷亦皆押騫字入

元字如時來或作鵬騫傳非其人恐飛騫之類特不暇毛舉深考耳唯韓公和侯協律詠筍一聮云得時方張王挾勢欲騰騫乃為得之此固小學瑣瑣尤可以見公之不苟於下筆也

書麴信陵事

夜讀白樂天泰中吟十詩其立碑篇云我聞望江縣麴令撫惸嫠（麴名信陵）在官有仁政名不聞京師身殁欲歸葬百姓遮路歧攀轅不得去留葬此江湄至今道其名男

女湯皆悉無人立碑碣惟有邑人知予因憶少年寓無錫時從錢伸仲大夫借書正得信陵遺集財有詩三十三首祈雨文三首信陵以正元元年鮑防下及第為四人以六年作望江令讀其投石祝江文云必也私欲之求行於邑里慘黷之政施於黎元令長之罪也神得而誅之豈可移於人以害其歲詳味此言其為政無愧於神天可見矣至大中十一年寄客鄉貢進士姚輦以其文示縣令蕭績績輟俸買石刊之樂天十詩作於正元

元和之際距其七十五年耳而名已不傳新唐藝文志但記詩一卷略無它説非樂天之詩幾於與草木俱腐乾道二年歴陽陸同為望江令得其詩於汝陰王康清為刋板而致之郡庫但無祈雨文也

貢禹朱暉晩達

貢禹壯年仕不遇棄官而歸至元帝初乃召用由諫大夫遷光禄奏言臣犬馬之齒八十一凡有一子年十二則禹入朝時葢年八十其生子時固已七十歳矣竟再

遷至御史大夫列於三公杜子美云長安卿相多少年富貴應須致身早是不然也朱暉在章帝朝自臨淮太守屏居後召拜僕射復為太守上疏乞留中詔許之因議事不合自繫獄不肯復署議曰行年八十得在機密當以死報遂閉口不復言帝意解遷為尚書令至和帝時復諫征匈奴計其年當九十矣其忠正非禹比也

琵琶行海棠詩

白樂天琵琶行一篇讀者但羡其風致敬其詞章至形

於樂府詠歌之不足遂以謂眞為長安故倡所作予竊疑之唐世法網雖於此為寛然樂天嘗居禁密且謫官未久必不肯乘夜入獨處婦人船中相從飲酒至於極彈絲之樂中夕方去豈不虞商人者他日議其後乎樂天之意直欲攄寫天涯淪落之恨爾東坡謫黄州賦定惠院海棠詩有陋邦何處得此花無乃好事移西蜀天涯流落俱可念為飲一尊歌此曲之句其意亦爾也或謂殊無一話一言與之相似是不然此眞能用樂天之

意者何必效常人章摹句寫而後已哉

東坡不隨人後

自屈原詞賦假為漁父日者問答之後後人作者悉相規倣司馬相如子虛上林賦以子虛烏有先生亡是公揚子雲長楊賦以翰林主人子墨客卿班孟堅兩都賦以西都賓東都主人張平子兩都賦以憑虛公子安處先生左太沖三都賦以西蜀公子東吳王孫魏國先生皆改名換字蹈襲一律無復超然新意稍出於法度規

矩者晉人成公綏嘯賦無所賓主必假逸羣父子乃能遣詞枚乘七發本只以楚太子吳客為言而曹子建七啓遂有玄微子鏡機子張景陽七命有沖漠公子殉華大夫之名言話非不工也而此習根著未之或改若東坡公作後杞菊賦破題直云吁嗟先生誰使汝坐堂上稱太守殆如飛龍搏鵬騫翔扶搖於烟霄九萬里之外不可搏詰豈區區巢林翾羽者所能窺探其涯涘哉於詩亦然樂天云醉貌如霜葉雖紅不是春坡則曰兒童

誤喜朱顔在一笑那知是酒紅杜老云休將短髪還吹帽笑倩旁人為正冠坡則曰酒力漸消風力軟颼颼破帽多情却戀頭鄭谷十日菊云自緣今日人心别未必秋香一夜衰坡則曰相逢不用忙歸去明日黄花蝶也愁又曰萬事到頭都是夢休休明日黄花蝶也愁正采舊公案而機杼一新前無古人於是為至與夫用見他桃李樹思憶後園春之意以為長因送人處憶得别家時為一僧所嗤者有間矣

元白習制科

白樂天元微之同習制科中第之後白公寄微之詩曰皆當少壯日同惜盛明時光景嗟虛擲雲霄竊暗闚攻文朝矻矻講學夜孜孜策目穿如札毫鋒銳若錐注云時與微之結集策略之目其數至百十各有纎鋒細管筆攜以就試相顧輒笑目為毫錐乃知士子待敵編綴應用自唐以來則然毫錐筆之名起於此也

門生門下見門生

後唐裴尚書年老致政清泰初其門生馬裔孫知舉放榜後引新進士謁謝於裴裴歡宴永日書一絶云官途最重是文衡天與愚夫作盛名三主禮闈今八十門生門下見門生時人榮之事見蘇耆開譚録予以五代登科記考之裴在同光中三知舉四年放進士八人裔孫預焉後十年裔孫為翰林學士以清泰三年放進士十三人茲所書是已裔孫尋拜相新史亦載此一句云白樂天詩有與諸同年賀座主髙侍郎新拜太常同宴蕭

尚書亭子一篇注云座主於蕭尚書下及第予考登科記樂天以正元十六年庚辰中書舍人高郢下第四人登科郢以寶應二年癸卯禮部侍郎蕭昕下第九人登科追郢拜太常時幾四十年矣昕自癸卯放進士之後二十四年丁卯又以禮部尚書再知貢舉可謂壽俊觀白公所賦益可見唐世舉子之尊尚主司也

韓蘇杜公叙馬

韓公人物畫記其叙馬處云馬大者九匹於馬之中又

有上者下者馬行者牽者奔者涉者陸者翹者顧者鳴者寢者訛者立者齕者飲者溲者陟者降者痒磨樹者噓者嗅者喜而相戲者怒相踶齧者秣者騎者驟者走者載服物者載狐兔者凡馬之事二十有七馬馬大小八十有三而莫有同者焉秦少游謂其叙事該而不煩故倣之而作羅漢記坡公賦韓幹十四馬詩云二馬並驅攢八蹄二馬宛頸鬉尾齊一馬任前雙舉後一馬却避長鳴嘶老髯奚官騎且顧前身作馬通馬語後有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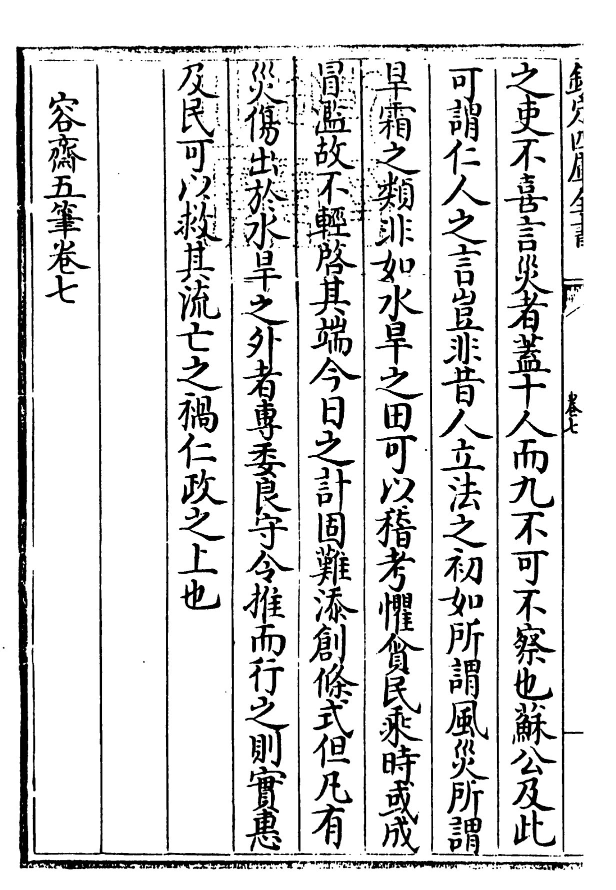
匹飲且行微流赴吻若有聲前者既濟出林鶴後者欲涉鶴俛啄最後一匹馬中龍不嘶不動尾摇風韓生畫馬真是馬蘇子作詩如見畫世無伯樂亦無韓此詩此畫誰當看詩之與記其體雖異其為布置鋪寫則同誦坡公之語蓋不待見畫也余雲林繪監中有臨本畧無小異杜老觀曹將軍畫馬圖云昔日太宗拳毛騧近時郭家獅子花今之新圖有二馬復令識者久歎嗟其餘七匹亦殊絶迥若寒空動烟雪霜蹄蹴踏長楸間馬官

厮養森成列可憐九馬爭神駿顧視清高氣深穩其語視東坡似若不及至於斯須九重真龍出一洗萬古凡馬空不妨獨步也杜又有畫馬讚云韓幹畫馬毫端有神驊騮老大騕褭清新及四蹄雷雹一日天池瞻彼駿骨實維龍媒之句坡公九馬贊言薛紹彭家藏曹將軍九馬圖杜子美所謂作詩者也其詞云牧者萬歲繪者惟霸甫為作誦偉哉九馬讀此詩文數篇真能使人方寸超然意氣橫出可謂妙絕動宮商矣

風災霜旱

慶元四年饒州盛夏中時雨頻降六七月之間未嘗請禱農家水車龍具倚之於壁父老以為所未見指其西成有秋當倍常歲而低下之田遂以潦告餘干安仁乃於八月罹地火之厄地火者蓋苗根及心孽蟲生之莖榦焦枯如火烈烈正古之所謂蟊賊也九月十四日嚴霜連降晚稻未實者皆為所薄不能復生諸縣多然有常產者訴於郡縣郡守孜孜愛民有意蠲租然倸吏多

云在法無此兩項又云九月正是霜降節不足為異案
白樂天諷諫杜陵叟一篇曰九月霜降秋早寒禾穗未
熟皆青乾長吏明知不申破急斂暴征求考課此明證
也予因記元祐五年蘇公守杭日與宰相呂汲公書論
浙西災傷曰賢哲一聞此言理無不行但恐世俗諂薄
成風揣所樂聞與所忌諱爭言無災或有災而不甚損
八月之末秀州數千人訴風災吏以為法有訴水旱而
無訴風災閉拒不納老幼相騰踐死者十一人由此言



之吏不喜言災者蓋十人而九不可不察也蘇公及此可謂仁人之言豈非昔人立法之初如所謂風災所謂旱霜之類非如水旱之田可以稽考懼貧民乘時或成冒濫故不輕啓其端今日之計固難添創條式但凡有災傷出於水旱之外者專委良守令推而行之則實惠及民可以救其流亡之禍仁政之上也

容齋五筆卷七